



外国文学名著普及丛书

青年近卫军

〔苏联〕亚·法捷耶夫 著



外国文学名著普及丛书

青年近卫军

〔苏联〕亚·法捷耶夫 著

磊 然 缩写

宝 文 堂 书 店

《外国文学名著普及丛书》选收各国文学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的名作，采取节译本、改写本和选编本等多种方式出版；力求做到保持原著精华，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干部和青年提供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



А. Фансеев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封面设计：张守义

青 年 近 卫 军

〔苏〕亚·法捷耶夫著 磊然缩写

宝文堂书店出版(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12,000字
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800册

书号：8070·198 定价：1.20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的铁蹄几乎践踏了整个欧洲。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军队入侵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了苏联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青年近卫军》所写的就是其中最辉煌、最悲壮的事迹之一。它给顿巴斯矿区小矿城克拉斯诺顿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青年近卫军》写的是真人真事。

希特勒侵略军占领克拉斯诺顿后，未及撤退的青年男女以共青团员为核心，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青年近卫军”，配合游击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人民得到巨大的鼓舞。不幸在胜利到来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被捕，最后壮烈牺牲。

小说以巨大的热情和艺术感染力表现了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的苏联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栩栩如生地塑造了“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鄂丽亚、谢辽萨、刘巴等的英雄形象，显示出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区委书记刘季柯夫等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

《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的作品。全

书充溢着昂扬的、鼓舞人心的爱国主义精神，书中的抒情插话更是充满诗意和革命的激情，读来令人无比振奋、感动。这本书从一九四五年被介绍到我国以后，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喜爱。一九四九年到现在，这部作品多次被列为我国共青团向青年、解放军战士们推荐的读物，说明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这个缩写本的根据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全译本。

作者法捷耶夫（1901—1956）是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苏联著名作家。他十八岁就加入共产党，参加游击队。他是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作为写作基础的。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法捷耶夫和富曼诺夫（《恰巴耶夫》作者）、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等年轻的一代进入文学界，成为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力军。他的《毁灭》（1927）早在一九三一年就由鲁迅先生译成中文，对中国读者起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重要著作还有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1929—1940，未完成）和论文集《三十年间》。

法捷耶夫在从事富有成效的创作活动的同时，还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他也是苏联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曾率领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磊 然

主要人物表

普罗庆柯

伏罗希洛夫格勒地下州委书记之一

刘季柯夫

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书记

巴腊柯夫

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领导人之一

舒尔迦

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领导人之一

瓦尔柯

(安德烈叔叔)

新一号矿井井长, 后成为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领导人之一

奥列格·柯舍沃伊

“青年近卫军”政治委员

伊凡·杜尔根尼奇

“青年近卫军”指挥员

娜丽亚娜·葛洛莫娃

(小名: 娜丽亚)

“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伊凡·捷姆奴霍夫

(小名: 万尼亚)

“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谢尔盖·邱列宁

(小名: 谢辽萨)

“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刘波芙·谢夫卓娃

(小名: 刘巴; 卑称: 刘勃卡)

“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叶夫盖尼·莫什柯夫

(小名: 任尼亚)

“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华丽雅·鲍尔茨

“青年近卫军”总部联络员

奥丽雅·伊凡卓娃

“青年近卫军”总部联络员

妮娜·伊凡卓娃

“青年近卫军”总部联络员

阿·纳托里·波波夫

“青年近卫军”队员

沃洛佳·奥西摩兴

“青年近卫军”队员

若拉

“青年近卫军”队员

维克多·彼得罗夫

“青年近卫军”队员

波里娜

(波里雅阿姨)

刘季柯夫的联络员

维拉外婆

奥列格的外婆

叶列娜

奥列格的母亲

尼柯拉

(小名:柯里亚)

奥列格的舅舅,地质工程师

李莎

沃洛佳的母亲

康德拉多维奇

老矿工

斯塔庆柯

克拉斯诺顿伪市长

福明

伪警察

叶夫盖尼 斯塔霍维奇

叛徒,原为“青年近卫军”

总部委员

目 次

第一部

战争来临.....	3
炸掉矿井.....	6
疏散.....	12
挽住惊马.....	18
留下做地下工作的人.....	23
舒尔迪.....	27
空袭.....	35
意外的邂逅.....	39
鹰之心.....	49
掩护伤员.....	57
德国人来了.....	63
起火了.....	72
复仇.....	75
两代人.....	81
奥列格初会谢辽萨.....	89
刘季柯夫.....	95
“替德国人工作”的人.....	103
把青年人组织起来.....	109
联系.....	114
刘勃卡.....	120
败类.....	128
突围.....	135

新的生活道路·····	138
狱中·····	143
敌人的密网·····	147
搏斗·····	153
悲壮的歌声·····	157

第二部

“青年近卫军”成立·····	165
刘巴会见普罗庆柯·····	168
贴传单·····	174
把真相告诉人们·····	180
来自自由土地的自由之声·····	184
俄奸的下场·····	192
母亲的心·····	198
偷袭战俘营·····	201
十月革命节到来了·····	211
红旗飘扬·····	219
火烧职业介绍所·····	224
隐忧·····	227
再度会面·····	235
失事·····	240
出卖·····	252
狱中斗争·····	258
奥列格和谢辽萨也落进魔掌·····	265
死得伟大·····	271
告别死者，迎接胜利！·····	277

第一部

战争来临

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在顿涅茨草原的一条小河畔，有几个姑娘在嬉戏。

不管战争是多么艰苦可怕，不管它给人们带来多么惨重的损失和痛苦，但是身心健康的欢乐的青年，怀着天真善良的爱和对未来的梦想，是不愿意也不会在共同的危险和痛苦后面看到自己的危险和痛苦的，除非这种危险和痛苦会突然袭来，并且破坏他们的幸福的步伐。

邬丽亚·葛洛莫娃、瓦丽雅·费拉托娃、莎霞·庞达烈娃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五一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战时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去年夏天，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高年级的学生整个夏天都在克拉斯诺顿城附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矿井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机车制造厂里劳动。一部分学生甚至到了现在制造坦克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秋天，德国人侵入顿巴斯，整个乌克兰只剩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有被德国人占领；跟部队一起撤退的基辅政府迁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机关和斯大林诺州的机关，现在都设在克拉斯诺顿。

深秋时节，战线已经在南方稳定下来，但克拉斯诺顿满是

红色泥泞的街道上，还是有来自被德军占领的顿巴斯各区的人们络绎不绝地经过。学生们已经做好准备随着学校撤退，但是撤退计划取消了。德军被远远地拦截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西面，顿河罗斯托夫从德国人手里夺回来了；冬天，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吃了败仗，红军开始进攻，人们都希望一切还会平安无事地过去。

学生们已经习惯有外来人住在他们的舒适的家里。在克拉斯诺顿的标准式小屋里，在五一村的农舍里，甚至在“上海”的土房里，现在都有外来机关的工作人员、驻扎在此地或开赴前线的红军部队的指战员们住着或过夜。

他们学会了辨别一切兵种、军衔和武器，辨别自己的和缴获的摩托车、卡车和小汽车的牌号。他们也能一眼就看出坦克的型号。

他们不仅根据外形，凭声音也能区别出自己的飞机和德国飞机，不管这时顿涅茨的天空是阳光灿烂，是红土漫天，是繁星密布，还是狂风怒号、一片漆黑。

他们习惯了在防空队里值夜班，肩头挂着防毒面具在矿井里、在学校和医院的屋顶上守望。

他们喜爱去集体农庄田野的遥远的路途，爱在卡车开过草原时迎风高歌。他们喜爱在无垠的田野里收割穗大粒肥的小麦的夏季农忙季节，喜爱夜深人静时燕麦秸堆里的絮絮密谈和突然迸发的笑声。他们也喜爱在屋顶度过的漫长的不眠之夜……

接着，他们今年春天毕业了，同老师告别，同自己的组织告别，战争，好象是在等候着他们似的，直冲着他们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朝哈尔科夫方向撤退。七月三日，象

晴天霹雳似的，广播了我军在坚守八个月之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消息。

七月十二日，战事逼近了李西昌斯克。突然之间，我方正在撤退的部队已经涌过克拉斯诺顿。

李西昌斯克，这就在近旁。到了李西昌斯克，就是说，德国法西斯匪徒明天就可能开进伏罗希洛夫格勒，后天就可能开进这里，开进克拉斯诺顿和五一村。

上杜望纳雅车站原来是一个清静的车站，现在，在上杜望纳雅以及沿李哈雅——莫罗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所有的小站上，都拥塞着车床、人、炮弹、机器和粮食。

门前有槐树、小槭树和白杨遮荫的小房子的窗口，传出了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在那里，母亲在给将要随着保育院或学校一同撤退的孩子整理行装；在那里，父母在送别子女；在那里，要同自己的组织一起离开城市的丈夫或父亲在同家人告别。

清晨，姑娘们在远方的炮轰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父母立即离开，让她们单独留下，做父母的却说，她们这些团员应当去躲避罪恶和灾难。争论之后，她们匆匆地吃了早饭，就跑出去互相探听消息。她们就这样象鸟儿似的成群结队，炎热和焦虑使她们疲惫不堪，她们有时在朋友家的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或是小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坐上几小时，有时跑到溪边树木茂密多荫的峡谷里去，心里暗暗预感到她们将会遇到的无论情感或理智都无法理解的不幸。

现在，不幸果然来临了。

姑娘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战局，就在这一刹那，一声沉重的可怕的巨响震动着空气和大地，差点没把她们的耳朵震聋。

姑娘们脸色发白，默默地互相对望了几秒钟。

这时，几乎是混在一起的两声爆炸，撼动了四周，一声很近，另外一声稍迟一些，离得很远。

姑娘们一声不响，都不约而同地急忙朝村里跑去，只见她们的晒黑的小腿在矮树丛中闪动着。

炸掉矿井

姑娘们在顿涅茨草原上跑着；这里的草原被太阳晒得很干，又被羊群所践踏，一动手就会扬起一阵尘土。

在村子和矿场之间的每一条道路上，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都急于要赶到通卡缅斯克和李哈雅的大路上去。

远方传来的激战的声音，在这里辽阔的草原上，都清晰可闻。远方大火的烟雾向天空冉冉升起，有的象一片片的密云，停留在地平线上。

姑娘们刚跑出林木茂密的峡谷，就看到又有三处地方在冒烟：两处近，一处远。这是一缕缕在空中逐渐消散的灰色轻烟，要不是这些爆炸声，要不是姑娘们愈走近城区愈闻得出的那股刺鼻的、大蒜似的气味，她们也许不会注意到它们。

五一村前有一座圆圆的小山；她们跑到山上，这个分布在丘陵和洼地的全村景色，以及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通过来的公路，就都展现在她们眼前。从这儿望过去，只见公路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军队和逃难的人们。汽车——普通的民用汽车，伪装成绿色的、损坏的和满是尘土的军用车，卡车，轻载车和救护车——拼命按着喇叭，疾驰着越过他们。被这无数的人脚和车轮一次又一次掀起的红土，就象天幕似的悬在整段

公路的上空。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新一号井的钢骨水泥井架——在全城的建筑物中，从公路那边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它的雄伟的胴体，——突然倒了下去。矸石腾空而起，象一把厚厚的扇子霎时遮住了它，接着地底下又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在空中和脚底下隆隆滚过，把姑娘们吓得战栗了一下。等一切消散之后，井架连影子都没有了。巨大的深色的锥形矸石堆仍在原处岿然不动，迎着太阳闪闪发光，而原来是井架的地方却冒着一团团肮脏的灰黄色的浓烟。

这种可怕的景象：疾驰的汽车、川流不息的人们，这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井架的消失，顷刻间象晴天霹雳似的袭击着她们。

“在炸矿井了！……姑娘们！……”

这是谁在号泣？好象是莎霞，但是这声号泣仿佛是从她们每个人的灵魂里迸发出来的：

“在炸矿井了！……姑娘们！……”

她们不再说什么，彼此既来不及说，也没有什么好说。她们这一伙自然而然地分散了：大部分都往村里跑，各自回家，鄢丽亚和莎霞却越过公路抄近路进城，要到共青团区委会去。

的确，叫人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事。可是，她们穿过公路之后，就亲眼证实了这件事：在新一号井的巨大锥形矸石堆旁边，整齐漂亮的井架和它全部巨大的升降装置，都已经不见了；只有一团团灰黄色的浓烟升向天空，使四周弥漫着难闻的大蒜气味。

时近时远的新的爆炸，震撼着大地和空气。

和新一号井连接的这个市区，同城中心只隔着一个深谷；整个这一区，象城中心一样，都造起每幢可供两三家居住的砖砌平房。屋前留出一个小小的庭园，——一部分做菜园，一部分筑有花圃。有的人家已经栽种了樱桃树、丁香或是茉莉；有的沿着油漆过的整齐的栅栏在里面种上一行行的小槐树和小槭树。现在，一队队的工人、职员和男男女女正缓慢地走过这些整齐的小屋和庭园；载着克拉斯诺顿各企业和机关财产的卡车，也夹在队伍里面。

一切所谓“没有组织起来的居民”，都纷纷从家里出来。有人站在栅栏里望着撤退的人。有的走到街上，背着包袱和口袋，推着满载家常用品的小车，在队伍旁边慢吞吞地走着。

一辆绿色卡车吼叫着慢慢地开过来。邬丽亚和其余的人都急忙朝一座标准式房屋前的小庭园那边闪让。要不是有一扇门，站在门边的那个姑娘，就会被邬丽亚撞倒。那姑娘生得个子不高，体态非常苗条优美，浅黄的头发，小小的翘鼻子，一双蓝眼睛眯缝着。

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显得很奇怪，但是，邬丽亚就在撞到门上、差一点把这位姑娘撞倒的一刹那，她仿佛看到这个姑娘在跳华尔兹舞。她仿佛还听到管乐奏器演的华尔兹舞曲。这位姑娘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在大厅里载歌载舞。她的蓝眼睛和整齐洁白的小牙都幸福得闪耀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一定是在战前，这是另一种生活，这是梦境。

邬丽亚不知道这姑娘姓什么。大家都叫她刘巴，更多的时候叫她刘勃卡。对啦，这是刘勃卡，“女演员刘勃卡”，